

劳动者之舞

战军

初夏，惹眼的是繁花灿烂，享受的是清风袭来。滨海城市的劳动之美像视频一样，有动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这不，社区又迎来新一轮的改造了。四十年前，社区有过一次蝶变，我没有亲历。这一次，我亲眼所见，蝶变的画面中，画中人天天一身泥土，吃着简单的一碗饭。他们把一根根钢管搭成三十米高的脚手架，脚手架上铺上木板，用手攀援从一层爬到另一层，把隔热层从地面递到高空作业工人的手中，又把一百多斤重的水泥桶从地面送到顶层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，为老旧的楼体修缮保温。

我们小区有六十多栋楼，就这样一个个披上了钢筋铁骨，把墙壁包裹得紧紧的，脚手架外面又被贴了一层绿色的纱网，老远一看就像巨大的翡翠。工人们穿梭在纱网里，他们在一刻不停地工作着。

一天天路过，劳作的工人从我眼前疾驰而过，他们面色黝黑，青筋暴露，南腔北调在这里汇集。他们是社区蝶变

的魔术师，在炎炎烈日下，他们光着膀子，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淌。

脚手架每一层的间隔有两米，没有扶梯，没有脚蹬，更没有传送机往上送。我按捺不住好奇心，他们是怎样爬上去的？上前细看，才知这些工人抓着钢管，像体操运动员那样，双脚往下一蹬，借着这股向上的洪荒之力，爬到上面，真是神奇的舞者呀！

这边是高空作业，那边是地下作业。化粪池又到了清理的时候，一辆十吨的化粪池车停在楼前，车里的马达隆隆作响，一根直径二十厘米左右的塑料管从车里直通化粪池，顿时化粪池冒出滚滚热气来，热气夹杂着硫化氢的味道飘到远方，居民远远地走着。这些工人却顶风而上，熟练地操作着机器狗。机器狗从一头进入，屁股上连着一条软管，也不知谁搞的发明。为了让这条机器狗清理里面的污垢，便用反冲作用的原理，用高速喷流的方式，推着这个机器狗边往前走，边清理管壁上的污垢，几个来回后这条污水管

就清理干净了。有了这只先进的机器狗，就不用像以前那样对地面开膛破肚了。下水道清理好后，在上面铺上崭新的方砖，我楼下的地面就像梳洗打扮了一番，愈发清新可爱。

转眼到了五月下旬，又是一个普通的早晨，我来到小区南街，这是我每天都要走的一条街，也是小区美化最热闹的地方。不经意间抬头一望，只见三四名工人正在高空作业。两条粗壮的绳子拴着一块木板，工人坐在这块木板上，腰间系着塑料桶，桶里放着涂料。工人们一手握着绳子，一手拿着抹灰板。他们挖一些涂料，就抹一次墙壁，一会儿往左抹，一会儿往右抹，一会儿从下往上抹，一会儿又从上往下抹，动作潇洒自如，就像画匠在高空绘画一样，看得我心惊肉跳，又赞佩万分，真是艺高人胆大！

这些劳动的舞者，带给我们一种久违的激情，原来人可以这样活着，工作可以这样做。正是这些劳动的舞者，用汗水，换来一座和谐锦绣的文明之城。

土地情结

鲁从娟

村里的老房拆迁后，徐大叔就搬上了新楼。搬家时，他什么都舍得丢，唯独对锄头、铁锹、筐儿、篓儿等农具舍不得放手。老伴拗不过他，只好把它们带到小棚里放着。

住上楼房好是好，可没地种咋办呢？这可把徐大叔憋坏了。小区西边靠着山，安装着一道长长的护栏，每到夏天会爬满“拉狗蛋”藤蔓。那年开春时，徐大叔就在护栏根下，栽上一溜瓜苗儿，有葫芦、方瓜、丝瓜等。几场雨水，瓜苗儿袅袅婷婷爬满了护栏，黄花、白花开成一片花海。不久，一个个小方瓜、小葫芦、小丝瓜争先恐后地垂吊下来。每天徐大叔都围着这里转悠。有熟人路过，徐大叔就问：要不要拿个嫩方瓜回家开面卤？摘个小葫芦瓜包饺子吃吧？……有谁拿走了个瓜，徐大叔就觉得很有成就感，一个劲儿地乐。去年深秋的一天，徐大叔站在护栏旁，指着枯黄的瓜秧对我说：你猜猜这棵方瓜一个夏天结了多少个？“二十几个？”我想了想，使劲往狠里说。“四十二个方瓜啊！”徐大叔伸出四根手指头

一比划，我的嘴巴顿时张成了大大的“O”形。

前年，徐大叔不知跟谁在山上要了一小块地，这下可有营生了。徐大叔精神抖擞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把沉睡在楼下小棚里的锄镰锨镢都搬了出来，磨磨擦擦，准备上阵。就那么一方地儿，小油菜、韭菜、大葱、茄子、芸豆、黄瓜等种了个密密匝匝，老两口吃不了，徐大叔就经常摘一些送给邻居。“这可是纯天然的绿色蔬菜，不打药不施化肥，你买都买不到。”这番话每次他都要重复一遍。

那天，我和邻居大姐去山上采艾叶，路过徐大叔的小菜地，见他正在菜园里栽西红柿苗儿。大姐说，每天到菜园里转转，给蔬菜浇浇水，捉捉虫，闻闻泥土的清香味儿，吹吹山风，五脏六腑都舒坦。

我们下山时，大叔亮起嗓门唱起了京戏《凤还巢》：“举酒杯遥望青山一片，这青山真稳重永不动弹，溪中水绿油油绕村流转……”字正腔圆的西皮摇板，运气酣畅，高亢嘹亮，根本不用鼓和胡琴“紧打紧拉”伴奏。

如此亮相

牛图

记得新学期第一天，我接手高一级部小奥班一班主任。五十六名学生报到后，按照座次顺序，学生登台来个自我介绍，每人不超过5分钟。

自我介绍从北面小队由前往后依次进行。第一个女生站到讲台，低首，手摸袄襟，思考了半天，只说了自己的名字和家庭成员，她的理想是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，找个好工作，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接着一个男生上台介绍，很大方，开口声若洪钟：我叫林宏远，有宏远志向。我的目标，通过高中一年的拼搏努力，进大奥班，第二年进入全县前100名，高三力争打进全县前50名，考上重点大学，然后考研究生、读博士，首选出国，成为精英；次选在大城市，每年挣上几十万，甚至上百万，买上别墅，把爸妈搬到城里，永远离开农村，让他们享受城市人的

生活。他的自我介绍博得了同学们的掌声。

最后是一女生煞尾，她叫李晓燕，长了《大秧歌》中吴若云那般漂亮的脸蛋。

她迈着猫步走上讲台，一个大鞠躬，抬头，瞬间一脸不幸，目光软了下来，跟着声泪俱下，然后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清晰地溢满教室：我叫李晓燕，大庄乡大夼村人，父母是农民，一个弟弟。父亲得了胃癌，做过手术，已经复发；母亲去年出了车祸，截了下肢，拄着双拐走路，我和弟弟靠亲戚朋友资助读书。她悦耳的声音透着悲伤，很流畅地讲完了，此时，她已泪流满面，全班学生鸦雀无声。

忽然林宏远同学站起来高喊：“我提议，每个同学伸出温暖的手，每月拿出5元钱资助李晓燕同学，帮她读完高中，考上大学。好不好，同学们？”

全班同学齐声高喊，好，好好好！

李晓燕收住泪水，激动地向全班同学鞠躬。

课间，我把李晓燕叫到办公室，还没等我发话，她说，老师，我家里不是那个样子的。我爸妈开冷库，年收入二百多万，我家在城里有别墅，我和弟弟有专职保姆做饭。假期，我去参加“我是×明星”大赛，专门编了一套个人苦难的台词，赚足了评委的眼泪，得了三等奖。

不知怎么的，我一登讲台，控制不住自己，便熟练背起了那苦难台词，眼泪不知不觉流出来。

我哭笑不得。

她说，老师您再给我一次登台机会吧。

我说，好，给你5分钟，呈现一个真实的你。

课前，李晓燕羞涩地信心满满地再次登上讲台……

借钱

刘卿

“这年月千万不要往外借钱。”这话似乎是现在大多数人的至理名言，尤其在我二姨那里被发挥到了极致。

二姨是一名退休高级教师，退休金很丰厚，生活却很节俭，大家都知道二姨手头上有一笔不菲的存款，但有钱的二姨这些年却从不往外借钱。不论谁去借钱，二姨都坚定地拒绝：“俺老了，不能往外借钱了，借出钱后，俺的心就揪起来了。”她还说：“宁可不借钱把人得罪了，也不能要钱时把人得罪了。”

在一个又一个跟二姨借钱的人灰溜溜地碰壁后，她的抠也出了名。老妈却替二姨说话，说二姨以前也不这样。想当年我们家在上世纪70年代盖新房时，二姨毫不犹豫把家里仅有的一百元钱一股脑地都送上了门。只是后来二姨往外借钱接连借出了不愉快，她才气得再也不肯借钱了。

二姨有时也给我打预防针，说如今有些借钱的人反而成了大爷，告诫我一定不能往外借钱。我总是不以为然地嘿嘿一笑，说：“也不是所有人都不守信用的，不能一棍子打死一片。”

结果，我的一个熟人还真结结实实地给我上了一课——好心借给她一笔钱应急，她承诺就借个三天二日的，谁知拖

了又拖，到最后闹得脸红脖子粗的才要回来，人家还从此不搭理我了。

二姨说：“这下子知道要钱的滋味了吧，钱不能往外借就是不能借。”

前段时间我准备换房子时，哥哥姐姐们一听，都忙不迭地问我需不需要支援一下。哥哥姐姐要帮忙，在我意料之中，没想到二姨大概是听我老妈叨叨知道了此事，竟然主动打电话问我，说她去年刚全款买了房子后，又攒下了两万，可以都给我，不够的话，她马上要发工资了。

听得出二姨是真心实意的，我故意逗她，“您不是谁也不借嘛？”她在电话那一头扑哧笑了，“其实往外借钱也是要看人的，你的秉性像你妈，借给你俺是一万个放心。”

二姨过后又几次打过来电话，嘱咐我缺钱了就去拿。

虽然我还是没去二姨那里拿钱，但我沾沾自喜了老长一段时间，对闺女自夸了N次：“看，你打死也不肯往外借钱的姨姥姥竟然主动要借钱给你老妈，这就看出你妈我的人品多好了吧。”

其实，现在的确借钱比较难，很多人被某些人的赖账吓怕了，但是，当一个人有了足够好的信誉后，借钱肯定就不再是一件难事了。

微言小微

一个杯子，只有空着时，才能容纳更多。一个人，要懂得随时清零过去——无论是成绩和荣誉，还是悲伤和迷茫。拥有“空杯心态”，才能轻装前行。

在一个杯子里注入饮料，

人们称为一杯饮料；在一个杯子里注入茶水，人们称为一杯茶水。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杯子，注入什么，就会变成什么人。无论往杯子里注入什么，都要懂得适可而止，杯满则溢，过犹不及。

做人如杯子，虚怀若谷，适可而止，保持干净，是不可或缺的品质。若有机会，请记得为自己的心灵注入知识、文化，注入善良、正义，这样的人生会更有内涵、更有意义。

刘雪飞